

文學遺產

增刊

十二輯

文學遺產增刊十二輯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

文學遺產增刊十二輯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6 1/8 印張·140,000 字

1963 年 2 月第 1 版

196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6,700 定價: (9) 0.85 元

統一書號: 10018·346 63.1. 京型

目 次

再論古代歷史劇·····	程毅中 (1)
王衡和他的《鬱輪袍》·····	輔 民 (16)
《鳴鳳記》初探·····	徐扶明 (28)
唐英及其劇作·····	李修生 (39)
吳江沈氏世家·····	周紹夏 (48)
洪昇考略(附年譜)·····	胡 晨 (60)
關於《長生殿》寫作時間問題·····	王衛民 (73)
試談《桃花扇》情節的提煉·····	高 哲 (78)
韓小窗生平及其作品考查記·····	胡光平 (90)
論蘇舜欽的文學創作·····	霍松林 (101)
關於李清照《詞論》的評價問題·····	鄧魁英 (116)
對李清照“詞別是一家”說的理解·····	黃墨谷 (125)
論姜夔的《揚州慢》·····	唐圭璋 潘君昭 (133)
有關“張刻白石詞”的兩點補充·····	汪世清 (139)
論孔尚任的詩和詩論觀點·····	董 弼 (143)
略論譚嗣同詩·····	陳丹晨 (154)
近代女革命詩人秋瑾·····	蕭善因 (165)
王昌齡行年考·····	譚優學 (174)

再論古代歷史劇

程毅中

去年由於歷史劇的討論，引起了我的興趣，曾寫過一篇談古代歷史劇的文章，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載《文學遺產》增刊九輯）。在這一年之內，我又陸續看到了不少關於歷史劇的討論文章，還有一些補充意見，想提出來參加討論。

歷史劇的討論，首先是一個正名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題材問題。是不是歷史劇是作品的分類標準，而不是作品的評價標準。正如《文藝報》1961年第3期專論《題材問題》中所說：“同樣題材可以表現為各種不同的主題。同樣題材在不同的作家的手下，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思想效果。”譬如說楊家將故事吧，人民羣衆喜歡，統治階級也可以欣賞。清朝宮廷除了編寫過一部二百四十齣的《昭代簫韶》之外，還改編了不少楊家將戲，一方面利用它的愛國精神作為教育臣民效忠王朝的教材，另一方面也篡奪它的藝術成果作為自己的享樂。例如充滿了投降思想和庸俗趣味的《四郎探母》，就曾得到慈禧太后的贊賞。可是人民羣衆却在上黨梆子《三關排宴》中嚴正地批判了楊四郎的變節行為。上黨梆子中還有一個《雁門關》，演的是楊八郎故事，他也曾投降番邦，招為駙馬，但最後却殺了蕭后逃回，立功贖罪，終於以身殉國。^①京劇裏也有《雁門關》的劇目，但思想傾向和上黨梆子大不相同，對楊家將的英雄性格作了嚴重的歪曲。我們有根據可以判斷，京劇《雁門關》因出

於清朝宮廷御用文人之手，^②已對源於民間創作的楊家將戲進行了篡改，而上黨梆子則是保持了民間創作原貌的傳統劇目。這兩齣針鋒相對的對台戲，就足以說明題材不等於主題。

古代歷史劇中存在着對立面的鬥爭，也存在着精華和糟粕雜糅的兩重性，但從其主導方面看，却多數是帶有人民性和鬥爭性的。古代歷史劇的優良傳統就是善於在歷史題材中表現鮮明的主題思想，它從來也不是為歷史而歷史，更不是為真實而真實。古代劇作家以歷史劇作為反映現實、批判現實的武器，對於歷史素材就必然會有所取舍，甚至有所改變。他們為了要表現一定的思想傾向，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不免要對某些史實或某些人物加以誇張或虛構。歷史劇與歷史書不同，除了認識生活的方法不同之外還由於觀點不同。歷史書一般是由封建統治階級官修的，而歷史劇却多半是由民間藝人和進步作家創造的。他們的觀點不同，處理歷史材料的方法也不同。再說，劇作家所生活的時代和歷史故事所產生的時代不同，他們在描寫歷史人物的生活時往往以自己當時的現實生活為依據，反映了自己時代的精神，體現了自己對歷史的認識。這除了有意識地“借古論今”之外，還可能是不自覺地“移花接木”。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③“借古論今”是古代歷史劇中常用的方法，這是古代劇作家“古為今用”的一種特殊方式。由於他們那個時代還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特別是多數民間劇作家還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識和歷史知識，因而古代歷史劇的“古為今用”經常會和歷史真實不統一，這是一種“符合歷史真實”的歷史現象。這種寫作方法在今天看來當然是不足為訓的，然而對於古代的歷史劇作品還是應該歷史主義地給予評價。既不必給它套上現代歷史劇的框子，也不能給它加上反歷史主義的帽子，而是要具體地分

析它怎樣處理了歷史題材，又表現了什麼樣的主題思想，達到了什麼樣的藝術成就，從而探索前人創作歷史劇的經驗。至於它是不是歷史劇，倒是次要問題。

最近，茅盾同志在《關於歷史和歷史劇》^④一文中，引用了不少古代歷史劇作為例證。充分說明了：同樣的歷史題材，在不同時代，不同的作家手下，可以表現出各種不同的主題。我也想學他的作法，先舉一些實例來作解剖。不過，他着眼在歷史劇和歷史素材的比較，我着眼在歷史劇和現實生活的聯繫，目的雖同而方法則有所不同。

(一) 三 國 戲

宋元以來的三國戲一般地都是以擁劉反曹為主導傾向的。特別是對曹操形象的塑造，往往挾有很大的偏見。今天看來，不免有歪曲歷史的虛構或捏造。可是，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這些三國戲以及它的前身“說三分”故事的產生時代，就不得不承認它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反映了歷史真實。這些三國故事不僅總結了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知識，而且也概括了當時民族鬥爭的現實。我們知道，擁劉反曹的正統觀念是首先在民間說話中形成的，又是在南宋時代最後確立下來的。關於曹操問題，已經有很多人寫文章討論過了。我完全贊同劉知漸同志在《羅貫中為什麼要反對曹操》一文（載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報》）中的分析，這裏可以不必再多談。但是我還想再舉兩個旁證來說明三國故事裏為什麼要擁劉反曹。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飛也曾反對曹操，《宋史·岳飛傳》說：“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為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南宋的大詩人范成大在使金時曾寫了兩首詩，一首是《講武城》（原註：“在漳河上，曹操所築，周遭十數里，鑿城為道而過。”）：“阿瞞城武蓋劉孫，千古還將鬼蜮論。縱有周遭遺堞在，不如魚腹

陣圖尊。”另一首是《七十二塚》(原注:“在講武城外,曹操疑塚也。森然彌望,北人比常增封之。"):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聞說羣胡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由此可見,擁劉反曹傾向在宋金對抗時代是有特殊的政治意義的。曹操的大白臉既經勾畫成以後,就逐漸成爲定型了。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曾說: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悞於先,而司馬再悞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原注:“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

他就爲我們解答了爲什麼有些人擁劉反曹、有些人帝魏寇蜀的問題。我們今天如果爲了要替曹操翻案而給三國戲扣上了歪曲歷史的帽子,那就未免缺乏知人論世的知識了。

(二) 昭君出塞

關於昭君出塞的戲,也已經有很多人討論過了。從大家所引用的資料來看,王昭君的形象也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唐朝安史亂後以至整個宋朝,漢族經常遭受着異族入侵的威脅,人們在王昭君身上注入了愛國思想,也不是偶然的。把她這樣一個弱女子作爲屈辱求和的禮物,不免會引起人們對腐朽的統治階級提出譴責。歐陽修有兩首著名的《明妃曲》,實際上寫得並不十分出色,倒是一首《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韓內翰》詩中有兩句:“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更明白地點出了批判妥協投降政策的主題。尤其當

金人侵佔了國土，殘暴地壓迫漢族人民的時候，人們更不免會在昭君出塞故事中加進了時代的悲劇精神。《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軼五十三引《封氏編年》說：

是日，解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刻，方以車載數百，近南薰門。時官吏亦候駕於南薰門內。而女使輩車上斥罵，大呼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卻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

不妨說，這就是馬致遠在《漢宮秋》第二折裏借漢元帝的口責罵文武百官的歷史根據。後來民間劇作家改編的《青塚記》裏把這些話歸之於王昭君，更加强了她的反抗性。如《綴白裘》六集所收《青塚記·送昭》一折中的《梧桐雨》曲：

別離淚漣，怎忍捨漢宮帝輦！無端反賊弄朝權，漢劉王忒煞弱軟。看那些文官濟濟全無用，就是那武將森森也枉然，却教我紅粉去和番。於心怎安！於心怎安！

試把它和上引《封氏編年》所載為金人索去的婦女的話比較一下，不是如出一人之口嗎？昭君出塞故事是長期以來在民族鬥爭中——在這個鬥爭中漢族處於被壓迫地位——由人民羣衆集體創造的，馬致遠的《漢宮秋》也只是採用這個題材而寫成的作品之一，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能起批判現實和鼓舞鬥爭的作用。

(三)《趙氏孤兒》

趙氏孤兒的戲很多，現存的劇本以元人紀君祥的《趙氏孤兒》雜劇為最早，而且也是寫得最好的一個。《趙氏孤兒》有兩種版本，元刊的四折本應是比較接近原作的本子。我們不妨設想在紀君祥的雜劇之前，還可能有說或唱趙氏孤兒的民間文學作品。關於《趙氏孤兒》和歷史紀載的異同，茅盾同志已經作過詳細的分析了，我

這裏想着重討論一下趙氏孤兒故事產生的歷史背景。趙盾姓趙，宋朝的皇帝也姓趙，所以當時人們常把“趙氏”作為宋皇朝的代號；而當異族入侵的時候，“趙氏”又成了漢民族的旗幟。金兵擄走了徽欽二帝之後，要立張邦昌做中國皇帝，當時就在“立異姓”和“存趙氏”的問題上，展開了尖銳的鬥爭。金人下令勾集耆老僧道軍民人等，共議薦舉一人做皇帝，聲明只有“趙氏宗人，不預此議”。當時以孫傅為首的宋朝官員，連同文武僧道耆老等一連提出了六次抗議書，堅決要求保存趙氏的政權（見《三朝北盟會編》靖康中帙五十三、五十四）。可是金人決定要立張邦昌做皇帝，出榜告示說“不許引惹趙氏”，敢有異議的“當按軍法”。漢族人民當然一致反對，當時就是後來成為投降派的秦檜也曾繳狀向金人陳說利害，說：“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仇。異日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同上五十五）就是偽楚皇帝張邦昌也說：“趙氏無罪，遽蒙廢滅，邦昌所不敢聞。”（同上五十八）金人終於立了張邦昌做中國皇帝，宋朝似乎已經亡了，但是為宋朝殉節的忠臣如吳革還是“為趙氏得死，且不恨”（同上五十九）。所以胡舜陟上劄子給張邦昌說：

四海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皆為趙氏而來。⑤

馬伸也進狀給張邦昌說：

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⑥

人心歸趙，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張邦昌也不敢依仗金人的威勢而違反漢族人民的意志，終於向趙氏交還政權。他上宋太后手書中說：

杵臼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明。⑦

元祐太后勸進康王書中也說：

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老身，誰當此責？^⑧

汪藻所撰《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又說：

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忠。^⑨

於是康王趙構終於爲臣民擁立爲皇帝，造成了宋朝中興的局面。這一場“立異族”和“存趙氏”的鬥爭雖然結束了，然而民族危機並沒解除，宋皇朝的政權並沒有鞏固。“趙氏”這個旗號，還是時常被忠臣烈士舉起來作爲保衛祖國而鬥爭的標誌。如楊邦乂在建康失守時，刺血書於衣襟說：“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⑩唐琦在金人攻陷越州以後，還想用石塊打死金將巴哩巴。他回答敵人的話是：“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⑪可見“趙氏”這個稱號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不但一般人把“趙氏”作爲宋朝的代號，而且宋朝皇帝也的確承認自己是趙氏孤兒的子孫。所以宋朝曾一再爲保存趙氏的程嬰、公孫杵臼等加封立廟，給予特殊的尊崇。據《宋會要輯稿》第十九冊（禮二〇）的記載：

程嬰、公孫杵臼、韓厥祠，在太平縣。神宗元豐四年五月，嬰封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仍賜額祚德，載祀典。哲宗元符三年五月，臣僚言：竊詳《史記》所載，韓厥之功，不在公孫杵臼、程嬰之下，乞與立廟。詔於祚德廟設位從祀韓厥。徽宗崇寧三年，以吳處厚言，嬰、公孫杵臼全趙氏孤，最爲忠義，乞訪墓廟。特加封厥義成侯。光堯皇帝紹興十一年八月，建廟於臨安府——本在絳州太平縣趙村。先是以道未通，權於行在春秋設位望祭。至是，臣寮請別建廟。十六年六月，信成侯程嬰加封忠節信成侯（按：“信成”當作“成信”），忠智侯公孫杵臼加封通勇忠智侯，義成侯韓厥加封忠定義成侯，別建廟於仁和縣治之西。二十二年七月，加封嬰曰彊濟公，杵臼曰英略公，

厥曰啓佑公。又重以淨戒院地別建廟，每歲春秋二仲依中祀禮備祭，歌樂，行三獻禮。

同書第二十一冊（禮二一）又載：

（祚德）廟在臨安府。強濟公慶元三年四月加封忠翼強濟公，英略公加封忠果英略公，啓佑公加封忠烈啓佑公。六年四月，加封忠翼強濟孚佑公，忠果英略孚應公，忠烈啓佑翊順公。開禧元年九月，加封忠翼強濟孚佑廣利公，忠果英略孚應博濟公，忠烈啓佑翊順昭利公。^②

可見，程嬰等人的地位在宋朝是不斷提高的。特別在南渡以後趙宋王朝動搖不穩的時代，更是屢屢地加封以表示崇德報功，期望保存趙氏的忠臣烈士再度出現。我們不難想像趙氏孤兒的故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佔着什麼樣的地位，人們對於程嬰等歷史人物會抱有什麼樣的感情。有很多人拿存趙氏的功績作為對宋朝大臣的頌揚，甚至有人用這樣的字眼來歌頌秦檜和韓侂胄：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慈寧回鑾，會之（秦檜）以功陞維垣。叔雅以啓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會之大喜。……其後王日嚴巖為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即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於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

——王明清《揮塵後錄》卷十一

君不見：韓獻子，晉將軍，趙孤存；千載傳忠獻，兩定策，紀元勳。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直使長江如帶，依前是□趙須韓。……

——辛棄疾《六州歌頭》

可見，不但“趙氏”是宋皇朝的代號，而且程嬰、韓厥等歷史人物也成了忠臣的共名。

宋亡以後，民族壓迫更為沉重。人們不忘故國，懷念趙氏，如鄭

所南改名思肖，即寓不忘故宋之意。忠臣烈士們更把程嬰等人作為學習的榜樣。抗元英雄文天祥在《指南錄·無錫》詩中慨歎着：“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正表達了民族的普遍感情。羅有開在《唐義士傳》中稱贊冒險偷葬了宋陵遺骨的唐珏說：“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置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⑬更說明了程嬰、公孫杵臼等人物在當時人的心目是有特殊意義的。趙氏孤兒的故事在宋元時代，應該是人們熟知而熱愛的一個歷史故事。我們如果把《趙氏孤兒》雜劇和具體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看，就可以估計它反映了什麼樣的時代精神。也不管紀君祥是否有意識地採用這個深入人心的歷史故事來表達報仇復國的思想，我們不難想像到這個戲演出後將會在羣衆中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四）《義烈記》、《酒家傭》、《漁家樂》、《後漁家樂》和

《鳴鳳記》、《清忠譜》、《磨忠記》、《喜逢春》等

《義烈記》（汪廷訥撰）演的是漢朝的黨錮之禍，劇中寫侯參以結黨誹謗朝廷為罪名，迫害張儉等正直的士流，矯詔殺了竇武、陳蕃等人。《酒家傭》（陸弼、欽虹江原著，馮夢龍改編）、《漁家樂》（朱佐朝撰）、《後漁家樂》都是寫漢朝梁冀專權的，三個戲都寫到了李固、杜喬被陷害的慘遇。《鳴鳳記》演的是楊繼盛和嚴嵩的鬥爭。《清忠譜》（李玉撰）、《磨忠記》（范世彥撰？）、《喜逢春》（清嘯生撰）三個戲都是揭露魏忠賢的，也都寫到了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等人被殺害的冤獄。前一組演的是漢朝的故事，當然可以算歷史劇；後一組演的是明朝的故事，在當時人看來，這還是時事而不是歷史，我們今天却不妨也把它算作歷史劇。一組漢朝故事的歷史劇和一組明朝故事的“時事劇”，同樣地都反映了明朝統治階級的矛盾鬥爭。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人特別喜歡用李固、杜喬被梁冀殺害的悲劇作為創

作題材，像陸弼和欽虹江先後寫了《存孤記》，演李氏孤兒李燮遇救脫難的故事，後來馮夢龍又把這兩個戲合起來，改編為《酒家傭》。此外，還有王元壽的《紫綬記》和無名氏的《玉帶鉤》，亦演李燮事（見《遠山堂曲品》及《曲海總目提要》卷三十四，未見傳本）。為什麼這個故事竟如此吸引人呢？我認為，後一組演嚴嵩、魏忠賢殘殺進步知識分子的“時事劇”就可以給我們作解答。特別是揭露魏忠賢的戲，當時出現了很多。除現存的《清忠譜》等外，還有三吳居士的《廣爰書》，白鳳詞人的《秦宮鏡》，王應遴的《清涼扇》，穆成章的《請劍記》，盛於斯的《鳴冤記》，鵬鶚居士的《過眼浮雲》，陽明子的《冤符記》，無名氏的《孤忠記》等（均見《遠山堂曲品》），真是多得驚人！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到，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經常有一些忠和奸、正和邪、進步和反動的黨派鬥爭，後者經常體現少數權貴的專制統治。漢朝有宦官和貴戚迫害名士的史實，明朝也有閹黨和權臣殘殺忠良的事情。儘管每個劇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節都各不相同，然而這兩組戲的主題思想却有基本相似之處。那就是支持正義鬥爭，反對黑暗統治，同情被迫害的正直士大夫，揭露反動的特權統治者。他們寫漢朝的歷史故事時，大體上根據史書的記載，又作了一些剪裁和更改，在歷史劇中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生活；他們寫明朝時事的時候，也不完全拘泥於真人真事，在劇中就引用歷史故事和歷史人物作為榜樣。如《喜逢春》劇中就一再用漢朝的黨爭作比擬，主角毛士龍唱道：“俺上章疏除顯貝，彼矯天詔誅武蕃。”（第十四齣《北滾繡毬》）又唱道：“俺待學陳蕃意氣烈，子待學張儉把佞□折。”（第二十七齣《北雁兒落帶得勝令》）這就可以說明這一組“時事劇”和前一組歷史劇之間的聯繫了。雖然在表達某種政治意圖時，採用當時的真人真事也許更直接更鮮明一些；可是在反映一定的歷史真實時，採用歷史題材同樣也可以達到很高的成就。今

天看來，漢朝歷史劇和明朝“時事劇”都可以給我們以一定的歷史經驗和歷史知識。當然，這兩組戲中每個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是各不相同的，情節處理和所反映的現實也是各有特色的。同樣是寫梁冀的戲，《漁家樂》着重寫鄧飛霞和清河王的事，而《酒家傭》則着重寫李文姬存孤的事；同樣是寫魏忠賢的戲，《清忠譜》突出表現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政治鬥爭，而《喜逢春》則顯然透露了士大夫對聖明天子褒忠除奸的幻想。這需要對具體作品作具體分析。我這裏只想說明一點，就是歷史劇和“時事劇”在反映歷史真實方面，往往會貌異而神合，殊途而同歸。

(五) 從《英雄成敗》到《桃花扇》

演明末史實的歷史劇很多，成就最高的當推孔尚任的《桃花扇》。在此以前，曾有一系列的歷史劇爲之先導。一條綫索是從《浣紗記》到《長生殿》，以前代的歷史故事作爲題材，通過男女主人公的離合悲歡，表現了政治形勢的興亡成敗；另一條綫索是從《鳴鳳記》到《清忠譜》，以本朝的真人真事作爲題材，通過政治舞台上的黨派鬥爭，表現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和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參考王季思先生說）《桃花扇》就是繼承了這兩方面的傳統，總結了這兩方面的經驗，在歷史劇的發展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然而，在《桃花扇》之前，還有一兩個劇本可以提出來談談。

首先可以談到的是孟稱舜的《英雄成敗》雜劇（又名《殘唐再創》），演的是唐末黃巢起義的故事，實際上却影射着明末的政治現象。作者和農民起義的敵對立場是反動的，說黃巢因考試不中，憤而起義也是錯誤的；然而他在劇中却尖銳地揭露了官吏的貪污腐敗，把矛頭轉向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敗類。作者借劇中人物的譴責，指出了弄壞朝廷的真罪犯。正如汪樞批評所說：“前有黃巢嫚罵，後有鄭畋勘問，一腔熱血，千古豪歌，煞甚痛快。”這個主題思想到了

朱葵心的《回春記》(《古本戲曲叢刊》三集影印明末刊本)裏就採用了直接表現時事的寫法來寫了。《回春記》作於崇禎十七年明朝亡國的那年,作者在開場醒語中說:“世何季,風何濁,吏何殘!”就可見他也是把農民起義的原因歸結到官吏的罪惡來理解的。劇中借虛構人物湯去三除奸平“賊”的業績,揭露了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黑暗。作者比孟稱舜更尖銳地批判了貪官污吏和不合理的科舉制度,他批評八股文是“全無一點血性,全無半分靈心”的文字,他認為明朝亡國的原因就由於官吏們殘酷壓榨人民的結果,所以在劇中把這一夥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罵得狗血噴頭,淋漓盡致。在這一點上《回春記》不僅和《英雄成敗》有共同的認識,而且還沿用了孟作的一些精警詞句。試把這兩本戲中的曲文作一對照:

〔滾綉毬〕太平時喬坐衙,騁多般胡亂煞,靠着田令孜那一個李家奴,勢如天大,狠施爲毒蟒張牙。把一位唐天子撇那廂,恰當做小娃娃調弄着他。到如今是處裏稱孤道寡,都是你幾頂歪紗帽樹起的槎桮。覷着那屍橫夜雨麒麟塚,血灑秋風燕子家,痛恨難加!

〔倘秀才〕枉受了宮袍絳紗,枉駕着軒車駟馬。俺看滿朝中文和武,到不如陸家的黃犬猶知戀主家。都則是望風拋綉甲,有誰來拚命委黃沙,把這小朝廷笑殺。

——《英雄成敗》第四折

〔滾綉毬〕太平時喬坐衙,騁多般口喳喳。牧民的把龔黃兒誇,上論思的似伊周兒不亞。(及至後來那一絲兒相像)任情的摧殘剝削,大膽的搜括漁獵,窮工的逢迎諂媚,極巧的蒙蔽槎桮。激成的斬竿揭木,荼毒的遍城遍野,致令得是處裏稱王道寡。都是這幾頂歪紗帽,弄得崩土解瓦。覷着那屍橫夜雨麒麟塚,血冷秋風燕子家,痛恨難加!

〔駐馬聽〕盜賊呵,你比他心更莽;虎狼呵,你比他威更張;魑魅呵,你比他白日翔;長舌呵,你比他鋒莫當。你若要比他陸家黃耳犬,他比你爲

主心更强。你將之乎者也四箇字，斷送着大明社稷與封疆。恨不得一個剝你做肉醬！

——《回春記》第十三折

從這方面看來，演唐末農民起義的歷史劇和演明末農民起義的“時事劇”也有它共同的主題，所反映的歷史真實是一致的。卓人月爲《英雄成敗》所作小引就曾說過：“子塞復示我《殘唐再創》北劇，要皆感憤時事而立言者。”這也可以說明，無論寫歷史也好，寫時事也好，劇作家總是從現實所提出的任務來處理題材的。這兩個劇本都反映了明朝亡國的政治危機，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殘暴和荒淫腐化，從客觀上揭示了“官逼民反”和“木必自腐而後蟲生”的歷史經驗。正如《桃花扇》小引中所謂：“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墮於何人？敗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爲末世之一救矣。”

從《英雄成敗》到《桃花扇》，是歷史劇發展的一塊里程碑。從相似的主題思想出發，這三個戲以不同方式、不同態度，總結了明末“遺恨”的歷史教訓。其中《桃花扇》的思想性達到了最高的水平，而且在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統一方面也取得了最大的成就。當時直接或間接寫明末歷史的戲劇還有不少，它們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各有不同的成就，但也有共同的局限。那就是儘管他們批判了腐朽而殘暴的統治階級當權派，可是對農民起義軍總是抱着敵視的態度。這一點就是在《桃花扇》裏也沒有能擺脫。

從以上所舉的一些例子來看，歷史劇的思想性和真實性是應該而且可能統一的。不過，我們對於古代歷史劇的真實性還不能理解得過於狹隘。它往往不是直接地、單純地再現故事發生時代